漁村詩集

漁村文集目録

卷之一
雙桐賦
鰥居賦
性辯
有不男之訟解
蒼壁考
與劉海峰先生書
張釋之論
達生編序

[library seals]

百二梅花詩序
蘭言九詠序
卷之二
半隱閣賦
半畝園賦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鄉賢祠當入不當入辨 删
補字學四辨序
名次子基年說
與方晞原老丈書
逐蛟文
經解
漢隸編年闕年序
祭亡妻鄭氏文
卷之三
非四維論
雹說
梓潼帝君非文昌六星
與戴東原先生書
鄧石如印譜序
春秋獻疑序

六書會指序

郡縣紀要歸韻序

法帖二王書註釋序

張步莊六十壽序

卷之四

非李觀辨曾參不為孔門十哲論

汪貞婦傳

張夢畹四書文序

上鄭誠齋先生書

鄭仁長詩序

雲嵐山墓西溪買護免徵崇歲祀田塘地稅考實

前後二首

卷之五

駁庶孫為祖庶母服斬議

先母行略

旭軒公汪氏支譜

贈蔣文波序

四先生合傳

月瑞吟詩序

卷之六

讀王臨川集書後
承志堂記
梅山墓碣
重脩師山書院碑記
與鄭侍御論爲殤後者書
雲嵐山墓志後序
擬畢處士秀野莊記
鹽雲先生傳
祭洪安人黃氏文
卷之七
感秋賦
借軒記
聲韻辯
溪西觀桃詩序
集杜閨情詩序
兄潤川墓誌銘
爲紹增姪作洪大母行略
庶母吳氏哀辭
祭弟少海文
女玉壙銘

卷之八
毛詩周韻誦法序
新安三老傳
贈何數峰觀梅序
秋蟬詩集序
草韻集腋序
鑑雲汪君墓誌銘
太學吳君行狀
為起鎮孫祭其母許氏喪終告曆文
為眘齋六弟作亡妻方氏行略
卷之九
祭眘齋弟婦方氏文
字學四辨序

漁村文集卷一

歙汪　灼著

雙桐賦 并序

壬辰之春三月既望東邨洪子其移青桐來不踈園高未盈丈一根兩莖依東牆而植之西面半隱閣焉園中庭宇空闊溽暑逼人得此枝葉敷榮可必散陰於夏日有場師者指謂曰此櫨皮木也無花無實類於桐而實非可貴之種予時漫以為然既植之不欲除也三數年而成拂雲之勢矣辛丑七月之秋商飈徐來白日將匿下坐莓苔之石仰看鷹隼之旋適見桐枝樹頭垂

如麥穗隱於千葉之中高約二三尺其色黃稟鄂咸五香落九霄所謂桐花者非耶或疑月令三月桐始華蓋擬葉之初舒圓小紅潤有似於花也而不知周之三月爲夏五月政桐發花之時茲何以遲〻至於七月耶越兩月鄂因風殞稚子戲桐下檢拾數瓣以示余子如乳珠四綴於鄂之邊形與瓢同故諺曰桐瓢破殼而食之甘馥沁心脾始知當日場師之説不足徵也喜其易生易榮待時而實不負十年漑養之勤以來一時相賞之興其辭曰

朝陽遺本空井超羣根入地而性結幹掘土而形分曰

幕之蟬聲互送清晨之鳥語交聞直質參天不礙行人之徑橫枝接閣恍停出岫之雲爾其月光初吐葉乍隱而斥明風力正嚴樹相憐而相抱雨洗忽見兩青螺天空如插雙蓬島翠屋常含春意多蒼條秖畏秋風老若乃吳宮散落晉闕蕭條豫章王之一山久壞阿房城之萬種應銷悲叢谷之孤根未霜已籜歎元谿之朽壤託險先飄茲移來於園圃得共干乎雲霄散一亭之清影毓十年而始花穎〻緣葩而的皪枝〻蔽日以橫斜異香聞近遠佳味黏齒牙不覺寒生夏扶踈處士家豈舍材之可賤何據瞑之堪嗟方今

王政平賢良舉孫枝榮露華滑鸑鷟紛爭栖鵷鳥敢延佇搖雙影以遣愁卜斯桐而托處乃為之歌曰空其本兮實其枝遮層閣兮倒芳池踈春風兮碎秋月沐雨露兮相調持班匠一顧牙曠錄削為琴瑟彈妙辭

鰥居賦 并序

漁村與元虛先生締交雖不經久覿面而一塗共遊一室同宴或逢花頓飲或因月連吟爾汝契心參商不隔凡憂悶悲思藉以解勸而化丙申三月十有六日妻鄭氏生子未半月而亾焉二女藐然始孩斯固生人之至哀而降罰之亦深也元虛先生來語予曰而鬱多矣懷奚以慰昔潘安悼亾詩成世誦常見千古伏恨之士咸託諸語言文字之間方今七月孟秋木葉微脫孤燈落寞愁焉寡儔盍掩鰥魚之泣假辭賦以銷憂余强應命慘然而賦之其辭曰

嗟予生之不造兮遭家難之釁承聖善其將垂教兮忽
失恃於孩嬰詠蓼莪以擗踊兮喬木瘵而又零悅寧馨
之聰慧兮恨延命於一齡人生際此奚為兮涕流離而
縱横堂構其傾危兮榱棟藉以支撐胡榱梁之頓折兮
亮一木之難成念在昔之憮虞兮年十九而新昏撫衾
裯以賓敬兮誓河山而情敦歎矣顧之殊遠兮竝白頭
之難貪偕春日以長往兮竟棄我而歸驂緬空堂之遺
挂兮中摧傷而煩惛憐孤影而私忖兮敢旻天之欺犯
執翠鈿而涕屑兮覽巾箑而心摵忍重燔之冬缸兮餘
淒清之夏簟明月熒瞪於秋帷兮綠苔鬖髿乎春階伊

四運之代序兮隨寓目而心乖魂踰佚而離榻兮夢飛
揚於瑤臺廻層楹而窮目兮排宮扉而闇開襍羣姝之
趨蹌兮非瓊獨步而褭回儼生前之彷象兮神廷廷若
有亾上瑤臺以思望兮忽覲余而震驚贈茝蘭與金丹
兮復飲我以璚漿終潔身以待君子兮期後會其勿傷
語宿悰而相怨兮悲已極而填膺風搖搖而吹衣兮天
冥冥而霜凝聽鍾聲之嘈唿兮夢緣響而一醒撫素枕
以欷歔兮心怊夢而難憑於時秋也宋玉之言曰悲哉
秋之為氣也飃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憀慄兮若在遠
行登山臨水送將歸夫悲涼之感人兮游子尚思乎故

鄉。矧伶俜之隻影兮能不怮怛而增傷兼瘴鬼而遘迕
兮神夔鬢而起惡若履冰之徹心兮誰加衣而擁絮若
熺炭之灼骨兮誰捧湯而進御獨太息於牀垂兮怨皇
穹之不恕念奉倩之情篤兮無李氏而閉屍恨不與子
偕行兮向泉途而倚之鞠弱息於懷抱兮訓二女以文
辭亡魂永々潛翳兮暗顧我而生咨畫展卷而遣愁兮
或談諧以竟日烟横空而杳靄兮日半西而漸匿進兕
觥而强飮兮冀長夜之少息歸空房以自憐兮燈欲滅
而復剔目烱々而不寐兮聆寒聲之蟋蟀風瀏々而穿
寮兮雨絲々而縈鬱心想乎平素兮目存乎遺髴餘半
枕以待眠兮手方捫而旋失寒淸々以冷々兮夜漫々
其寂々荒亭々以望曙兮雞將鳴而抱膝欒憒心其如
忘兮哀緣情而來迫亂曰已矣哉翰林鳥兮東西飛悲傲
儷兮中道違秋風厲兮黃葉下廣莫至兮雪霰霏琴羽
張兮雅調絶蹤履起兮空羅幃元虛先生避席曰子言
悲矣然有媿東門吳之曠達與蒙莊子之鼓盆自古皆
有死特淹速短折之悲歡又奚必憤薄以乘胸為淒然
而斷魂

性辯

人之性果善歟何越椒生有熊虎之狀叔魚生有谿壑之心楊食我生知必滅宗是孟子言性善不足徵矣人之性果惡歟何黄帝生而神靈后稷生而岐嶷文王生而母不憂傳不煩是荀子言性惡亦不足徵矣人之性果善惡混歟何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以父之善不能化其子之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犂牛之仲弓以子之善不能革其父之習是楊子言性善惡混更不足徵矣然則子思子首言天命之謂性不幾於説之一偏耶而非也蓋造物清明之氣鍾於人則為黄帝為堯

爲舜爲后稷爲文王鬱戾之氣鍾於人則爲瞽叟爲鯀
爲丹朱爲商均爲越椒爲楊食我爲叔魚其平常晦陰
之氣鍾於人則可以爲賢爲不肖故孔子曰性相近習
相遠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性善爲上智固不可移性惡
爲下愚亦不可移性之中者爲性近習遠（則可移）吾舉聖言以
爲斷而不敢信孟荀楊三家之說據皇甫湜性論性之
品有三下愚中人上智是也昌黎原性篇性之品有上
中下三上焉者善下焉者惡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皆
足以發明孔子之言第皇甫云聖人言性之品有可上
可下不移者三不知可上可下乃指中人遺一上智且
未解不移二字通貫智愚以不移專屬下愚則亦誤韓
云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上者可教
而下者可制豈其然乎上則生知者也不勤教而自明
下則困不學者也寧畏威而受制其就學愈明畏威寡
罪可教可制者惟中人之性爲然耳杜牧有言曰七情
中愛惡二者性之本惡之端也是以情涵性也性則渾
而未發情則發而不可掩詎可竝論哉即告子猶水就
下之義亦未可以爲喻嗟乎風俗日漓人心遠古上智
之性不可得而求下愚之性橫被於天壤予日望世之
中人本天命而脩道不至如盜跖焉亦幸矣

有不男之訟解

世有漁男之色而甚於女者人情亦從此多訟矣辛楣錢氏謂孌童始於黃帝雖世有其書殆依託之言未可徵信而商書曰比頑童狡童之詩曰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使我不能餐兮不與我食兮使我不能息兮孔子曰不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當時野人所以為婁豬艾豭之歌與而戰國策中載有龍陽安陵二君洎乎董賢鄧通秦宮輩則又得幸之最於東西漢者也歷朝之為佞幸傳者已不堪屈數矣然則不男之事襍見於經傳子史而成訟則本於周官吾嘗讀周禮至有不

男之訟未嘗不撫卷而長思註云天閹不能御女者以天閹釋不男可也以不能御女釋有訟此支離之說天閹者不必有妻或廹於父母之命而強爲昏妃女縱不得御亦恥於明言即女家之父母兄弟知之亦思掩人之耳悔從前惑於媒妁而不可如何而媒妁亦爲其家所惑於暗昧之中又奚從速我訟乎古今案牘紛紜未聞以此訟也秦嚴於律令漢蕭何校定之亦未聞有此例也潛味經語忽有會於心用斷字法讀之曰男也而曰不男空其有訟也其言簡而當而其義豁然足以破千載蒙晦之疑使清明兩朝會典鷄姦之律得有證於古也爰筆之篇善讀者於經中疑義就經析經苟理明而辭達可不煩據漢唐儒節外生枝之註而曲從其說以誤後學

蒼璧考

書曰宏璧在西序聘禮擯者出請賓奉束帛加璧享小行人注享天子用璧爾雅肉倍好謂之璧郭璞注肉邊好孔也凡璧好一寸八分肉倍之三寸六分也合兩邊及孔其徑九寸璧制定形自古而然皆不言璧之色惟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鄭註冬至祀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夫禮天而以璧者何天以圜體包藏萬物行健而不息璧圜以象之所以明夫於穆不已之命焉冬至而以蒼璧禮天者何陳祥道曰蒼春天之色圜鍾春律之管樂以圜鍾玉以蒼璧而牲幣皆蒼以冬至者陽

氣之始也天以始事為功而冬至協三陽之卦故蒼之
為色青夫非莊子所云蒼蒼者其色耶周之先有禮天
不同者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是也周之
後有禮天同者宋紹興元年八月七日始命訪美玉為
蒼璧黃琮八日出蒼玉璞付文思院上喜見玉色曰祀
天不當計費金郊祀昊天上帝以蒼璧蒼幣元郊祀器
物之等其目有八一曰圭幣昊天上帝蒼璧有繅籍青
幣明上帝祭用蒼璧是也然而据諸經傳注史冊皆不
言追琢為文惟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有取於穀以生之
蒲以安之之義宋沈括曰今人得蒲璧刻文如蒲花敷

時穀璧如粟粒然皆徑五寸其比禮天用享九寸之璧
減大半者天王尊子男卑故也更有與璧異其形者圭
璧以祀日月星辰璧六寸璧上琢出一圭長五寸瑑璧
八寸以頫聘周邊有圻鄂爾四圭以祀天一邸而圭四
出邸為璧在中徑六寸其圭各長尺四寸在四面爾雅
璧大六寸謂之瑄蓋謂是與或即漢志有司所奉之瑄
玉與璧羨以起度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蓋造此所
以度物之短長而非璧也讓堂程師通藝錄中璧羨肉
好度法述論之審矣歲壬寅七月將半有持璧待價沽
者予驚視其大而喜其有合於古制焉歙多博物君子

年垂八九十叩之皆云目所未覩緣以今尺度之通徑七寸好一寸五分肉二寸七分零合兩肉為五寸五分較周尺欠分之二於九寸之制未符豈今之木尺未準耶今之一尺古之尺有二寸蔡邕所謂周尺八寸是也第今木工之尺未若車工之尺為最準毫釐少不似即不利於載說詳韓邦竒苑洛志樂一書惜新安無造車之工未敢信其說之遽是夫今去周三千有餘年此璧入地亦幾三千年矣土氣未歷三千年不能成朱斑異采出土未經數百年不能使明潤光滑且其制古其色蒼樸質無琢痕望似平平以尺度其上漸隆於邊二三分手摩挲如鱝背然或為大宗伯禮天之蒼璧與南齊永明七年錢塘掘得蒼璧一史官采入符瑞志今幸獲此洵可寶耶獨怪世人之不善讀爾雅也肉倍好謂之璧言邊加一倍於孔故曰璧好倍肉謂之瑗言孔加一倍於邊故曰瑗肉好若一謂之環言邊孔各半故曰環也今多以環為璧又謂璧只五寸璧盈尺許兩面為卧蠶文是未見周蒼璧小大之定制故如此云云爾其稱拱璧者何春秋傳崔氏之臣曰與我拱璧老子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言璧之大如手之一拱漢以後因之為玩好之具而非禮天用享所執之璧也世特仍其稱而

不解所謂

與劉海峰先生書

辛卯仲春既望奉嚴命拜送於庭怨〻彌歲伏稔頤養沖和道履榮暢慰幸無極灼罪重卒遘先嚴之變自去臘迄今日昏迷顛倒諸情事不敢縷陳先嚴病革時猶眷〻道先生不去口知先生亦必以別而病〻而歿不得一聞其狀為更悲也敢飲淚執筆略言其粗先嚴自祖送安輿西發後歸不踈園輒惘〻奉大集誦之不去左右前此固未嘗然也或取贈行文反復諷吟〻已往往有戚於顏灼伺視得之先嚴不自言也自是卻舊游宴之樂差減於昔盛謝客讀毛詩抉摘所著之未善而

刪訂之。率漏下至數十刻不寢。神明不少衰。喩公集美者。灼之祖姑子也。先嚴性嚴冷。親串中尟與暱者。而喩少同學。長同業。恢諧而工於詩。故相依若形影。去年七月喩病卒。哭之慟。為經紀其喪。作殯表。哀不可讀。見其文者訝為不祥。未幾繼母余先慈疾。〻數月卒。灼雖痛罹大故。益竊〻為先嚴憂。先嚴素作達。不以悲喜自累。至是猶譬灼兄弟毋過毀戚。飲食興居率如常。然而其神內傷不自知。亦不自惜也。輒手敘先慈事略。又為哀辭。〻有幽隧有路與子偕行語。〻竟成讖。越一月而遽病矣。顧病微。作寒熱。無大苦。進以藥小瘥。手猶不釋書。

眠食靡所異。一日晨起。忽曰。吾昨夢有延余去為師者。病其無起色乎。友宗人稚川知我者。其招來與之別。家人環聽駭不信。稚川先生來。與語亦不之信也。少頃曰。吾不可沒於婦人之手。其即正寢。起而出。南向坐。戒身後事。語竟。目聲容如壯健人。已而又曰。吾聞道晚。無多著述可徵者。古文辭僅數十首。吾老牖下。未能徧交天下士。前輩中以品學重者。桐城劉海峰。秀水鄭誠齋。兩人而已。吾文將倚之以傳。文咸劉君所手定。吾死。汝其述遺言告哀於桐城。而乞序吾文。桐城。古君子也。生死不相背負。其必許吾。焉他經史間有搜剔論釋處。未成書。

不敢以示人稍可徵信者詩學女為一書耳宜裒輯編
次傳之子孫言已遂不復語越一夕卒時壬辰十二月
二十八日也嗚呼此先嚴與先生而（別）不得復晤者其狀
如是蓋先嚴性質直不能為翁、之熱而情偏篤摯每
於友朋骨月死生離別間有不言而神傷者其損和促
算疑即在是邪嘗思古人序經史闡發其道業序贈行
述燕游之好所至山川人物之奇序詩文必洞見工拙
工則其傳久拙則費紙墨板印鐫工故為序者文工而
序亦工拙者從其請而漫以酬之耳世有不識其人乎
生不究其文義理而徒作（為）汎、之詞或極稱許之語皆
未合唐宋以來作家之體法故灼亦不肯求之薦紳大
夫而必於先生者猶先嚴之志也近已繕寫遺文授梓
悉遵諸賢評點雖鋟印未行世謹呈數冊伏懇追念曩
歡俛憐長逝錫弁言以附不朽分宜踵門頓顙泣請緣
為先考妣營兆域跋履未休重以右瞳失明念茲餘生
奚延喘息痛緬遺訓勉就醫藥急切未能力疾就途死
罪死罪敬陳顛末幸垂恕焉臨啓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張釋之論

釋之為文帝驂乘徐行、問秦之敝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誠能動物上契人主之歡心下肩民人社稷之重然非文帝大知遇釋之亦無以展其誠所謂誠者本諸不忍之心者也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而誠乃見觀其諫不用虎圈嗇夫是能舍小才而為天下立大體覇陵悲嘆千載傷心而為有可欲亡可欲之辨杜人主崇飾山陵之意絕後世奸豪掘冢之禍是能為朝廷建大謀說者以為術近黄老非也釋之知有誠不知有術誠有似乎術而實非術也至若犯蹕罰金盜環弃市持

法何其平也而曰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持論又何雄也然而釋之ゝ誠能感文帝而不能感景帝者何也怯故也夫上與下交信故敢於言而敢於行臣於主致疑方恐憂誅之不暇而欲敢言敢行得乎雖用王生計見謝而不過而終焉出為淮南相吾謂過不在景帝而在釋之彼其心先萌一劾不下司馬門之罪是疑景帝也疑則其心怯ゝ則心不得誠使釋之以事文帝之誠事景帝安知不感而動存信去疑復持大論立大法於漢廷哉豈景帝從諫之心之不逮文帝哉當其為太子時固不必因釋之ゝ劾奏而遽生瞋也及其即阼亦未必因疇昔之劾已而欲誅之也苟畏其後日之大誅則不煩追止公門而劾其不敬既劾之於前奚懼之於後釋之固未誠也未誠即無以感動後主再觀釋之為王生結韈與張良為黃石公取履事同忍亦同也然而釋之時為天下名臣見辱於廷恬不之異其忍固出於至誠豈徒心折王生見謝之計哉子房匿下邳時為無姓名子圯下之呼愕然欲歐之為其老而忍之其忍復出於不誠夫圯上漢廷其地甚懸絕其度量不大相越耶喜張氏有兩奇故合而論之

達生編序

人之生原於天地好生之德自然之理故始月而蓄精氣十月而墮形兒離母腹猶珠之破蚌中瓜之脫於枝上不勞餘力而子誕而母亦無灾害大抵貧賤子生之易富貴子生之難富貴之家病過珍護方其欲産時分陣試痛而已羣驚而禱於神幼婦初破胎不解其所以生而心多畏憚一聞驚禱之聲意其生之難也而旁言煩嘖忙無措其手足以益産婦之憂疑遂構成難産之酷豈富貴貧賤生有異術哉貧賤者視為故常不勞餘力而易生有合於自然之理矣為富貴人婦每受灾害

而不知恐有傷好生之德矣世傳達生一編發天地好生之德自然之理為至切皇呈徐君為之簡其蕪雅其俚補缺而達其辭所以便世之易卒讀亦為至切乾隆丁未之冬有王氏子以是編鐫板未售後附余子敬聶久吾治瘧痢驗方客笥中攜帶之多便益庶不為試病者所毒嗟乎予不學醫頗解醫解而不學者何不敢也其所以不敢者何也恐未能朝夕於斯致誤天下蒼生也雖然不知醫不足以救世而予救世之心更有大於醫者在欲救世先醒世ゝ寶是編當不至有難産之婦也則余之為是序其亦醒世之一端也與

百二梅花詩序

昔人以梅為天下尤物過矣夫梅之託根也氣得天之清性蓄土之厚故其枝幹蟠屈離奇歷十數百年而質不散而香極其幽色極其澹韻復極其别雅人爵而知其味俗不之知而梅亦不求俗人知即隱於空山愁烟苦霧中亦不之悔也彼夫當春而艷者悴於秋當夏而麗者萎於冬即其生於朝者又及夕死也獨梅能耐風雪冰霜以徹其骨增其致老而不改其操為可貴余生居心處境咸有似於梅故吟詠之章不少然口吻雌黄擬議難遍且其品類至夥因時徵妙寓目隨空緣張鎡稱

二十六條之品師其意而少變焉與張夢晼分韻分題日暮各拈三鬮為餘課兩旬中四周平韻得詩百二十篇而夢晼唫興未已予曰可以止矣梅魂將逐春風而化矣辰週為日日週為月月週為歲詩之百有二十適獲成數而奚以贅為或謂予既標題酬唱未廣搜而備舉能無貽世以挂一漏萬之譏乎予哂不答仰而問梅梅其引余為知己耶抑然或人之言耶否耶吾二人與梅知之而人不必知也及成名百二梅花詩以紀良朋一時歡聚之盛云爾

蘭言九詠敘

蘭之有無未可稽同氣於蘭得以蘭喻託一事之幽係諸賢之迹遇禊暢懷隨觴感述信極興一時騁遊萬古也然暫也至倚為彭短為殤生猶寄而死猶終亦暫也人事同然豈足嗟痛文雖不録於昔風致盡流於今故後世欣仰咸悲不及斯會每觀蘭言九詠所作不虛若將悟其暫之一言因集為敘

漁村文集卷二

歙汪　灼著

半隱閣賦 并序

先大父於南垞之偏治田以為園顏之曰不踈與陶詩暫與田園踈之意異矣又於西隅五丈地建半隱閣〻半與四部之書樓通半俛曲池之外其形雖橢亦足以偃仰棲遲焉先君子讀書其上幾三十年洵可樂也依蒲編而作友假玉軸以為鄰繼毛鄭之傳風雅考覈精嚴求向郭之註南華義理昭著拈辦香於董子辨雌黃於王郎粹百家之語精古文之辭於是有肥遯之志猶

先大父志也乃轉瞬十數年小子遘亾老成謝世言登斯閣風景不殊感手澤之猶新覩青鐙而生愧追為此賦聊叙悲哀但作危苦之詞不紀登高之樂其辭曰

憶結綺兮銷㦖撫茲閣兮覆苫前島聊而遙連左黃海而欲占俯逶迤之毓走奚秀靈之有欠擬汎湖而神遊恍乘槎而心饜田則東作西耕樹則朝華暮豔高迎坐隱之賓遠襍雞鳴之店雖不類天祿之書藏殆庶幾元圃之文瞻吾祖肇錫以嘉名家君監茲而無忝或同莊叟之寓言亦是醉翁之微念爾其東籬采菊彭澤高人草堂數鴨浣花老叟尚李膺之節設穆生之酒據管寧之榻擊楊惲之缶灌溉乎五車研窮乎二酉女為作毛鄭功臣松溪見漢唐作手(著有詩學女為松溪文集二書)寶炬殘兮映流月夜闌寒兮斜北斗用精心而結撰地以人靈每觸目以流連文緣境有若乃倚纂天書招回天府人去閣空池平樹古眺月榭之晨烟聽風臺之夜雨灰飛翡翠之牀塵擁珊瑚之几讀父書而心有得焉對手澤而情轉傷矣登斯閣也山空猿叫而淚落三更風靜鵑啼而心濱十死血染千楓之色心冷半潭之水僕本多恨之人自憐不肖之子雖花名躑怨而枝分竹號埽愁而節比然而藐是諸孤未解終天之痛爾灼受成書之重命奉

二

遺訓以立身手校經傳之同異硃圈班馬以圓句既朝乾而夕惕復默識而博聞無如再三伸卷俄刻忘神姓字恍惚字句艱辛何前軌之可繼嗟大道之難親仰高山而心痛凭故閣而悲吟慚負傳詩之意空聆讀史之音但覺係之感慨已不知涕之沾襟

半畝園賦 并序

半畝園者從叔濳菴宅南之館也地周一畝割其半以為室餘其半以為園雖在市而遠於市塵先是六代祖伯英公不登臺閣不事生業築別館於西溪村口扁以菉竹與董思白秦鎬諸君子往来其間徘徊乎四如之軒相羊乎扶搖之閣徙倚乎含香之亭和江令之詩歌陪謝公之談燕斯固一世之雄也後為衆産蕪治未能以故木石崩積牆垣傾圮繡面誰家之婢鵶頭幾歲之奴假靈石以為梯摘山茶而擲地傷殄瘁於風埃穿窟穴於狐兔歲在壬辰分裂南北宰割西東看屋酬直受

者誰歟而潛菴先生慨然也念祖德之流傳撫遺址而心痛家雖近貧然部署久之於是六分其地而有三焉其基猶昔其葺已新灼偕二三賓侶游乃怡然於陳檢討之言曰觀乎止矣何如後算之全顧而樂之已復前游之半賦曰

懿夫天山逸士避世長沮元圃乃文章之地竹里為風雅之居八索九邱蘊菁英而不吐五風十雨鬱愁思而長吁荷鋤月冷種豆聲烏歸歌斜之曲徑掩蓬藋之小廬昔五世而式微今七葉而零落門巷未見蒲輪階庭但聞鳴鶴幸而一卷麟書獨傳秘閣書帶之草常香燃藜之火更灼何必倚弓於玉女窗扉遂爾置身於雲山邱壑是以園半畝〔名〕人分五穀憶先世之芳徽感遺基之敗瓊窺黃屋之金章守青鐔以耕讀魚依琯〔藻〕而遊鶯遷穩枝而宿不見晝寢宰予寧逃朽木之責藻棁文仲難免不智之嗟嘆蝣生之末久望蜃氣而奚嘉豈若飲許子之一瓢量維摩之十笏池名泛月才人獨惜蛾眉亭號含香名士咸清風骨好鳥依人而忘機野藤纏花而勿伐其山也一簣之覆拳石之多俯一泓之下抱出三角而前過嶙峋具尺幅之奇如〔見〕峨岷山月蜿蜒橫千里之勢恍逢廬阜雲波來塞海之寬禽何愁白浪慕移山

之愚叟忽見青螺其石也雲封松化米方拜而呼兄天
劃神鏤楊將愛而吞卵孳巨靈之掌而影齊化使君之
形而心誕仙掌石飛虎石鎮表乎西東勢分乎長短羊叱但見
紛来秦鞭何容少緩則見夫桃李成蹊松梅繞徑千層
火齊錦屏攢鶴頂之紅一樹冰姿玉女覓搔頭之瑩柔
情幽質帶雨傷心嬌態豔妝含烟惹興紫薹王者之香
金帶宰衡之應萱岠植以忘憂草階翻而指佞仙卉悉
一手親調古樹皆百年相贈乃有南國佳人東鄰少女
華裳羅袂乍映水而拖紅墮馬啼眉恍臨風而曳紵花
帶笑以爭顏鳥棲籠而代語此往彼来朝遊莫去於是召
鄒陽延枚叟羅嘉肴傾美酒銀管分題桃箋應手數重
之花影空人頃刻之珠璣競走作豪家歌舞之場逢上
日綺羅之婦若夫節慕原嘗門游雞狗招彈鋏之異人
佐捧盤之豪右更有華陰道士少室僧人論絳雪之朝飛
羽人絶世辨常星之月落瑞像出塵竊聽微聞落子較
勝籍有角巾移談講樹就簡書筠遵墨王之楷法樂草
聖之天真雖未作棟梁大器起而為艸木功臣妙演五
禽之術後生三點之身加以東方少婦仲孺賢妻孟母
三遷有意稚子五字成詩機雲雖非竝宇羲獻則竟相
隨魚鴨之栖家無短欠猿鶴之料日有專司偶結廬之

在人境紛窺園而寄遐思灼閱四節之景象猶昔年之感時留前賢之矩矱忻繼志之堪師主人於是酌我以綠醑擎我以玉巵隱狐文之几卷水晶之帷搦鼠鬚之管研鳳咮之池丹青色麗蛾綠露垂命彰祖宗之潛德譜孝友之新辭不覺穨然而醉囅然而怡豈計纖月東升歸鳩有鵲巢之占白日西匿隔墻聞牧笛之吹也哉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男至三十而精氣充女至二十而精氣即充男待其強女及其弱而孕育之功易成故媒氏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予不謂然男之年十五十六有可為人父之道焉女之年十四十五有可為人母之道焉先王本人情以達天下之和胡為拘拘於三十二十而後娶而後嫁乎禮經蓋言三十不娶為曠夫曠則其情蕩二十不嫁為怨女怨則其情傷蕩與傷則天地之氣戾而風俗易以穨壞非不欲其早嫁娶也貧與富之不齊不得已而遲之又遲至於三十二十耳豈必定其期於三十二

原件短缺

十哉男自三十至五十女自二十至四十中間歲月二十年皆壯盛之年也庶幾不背陰陽胎生之理過此則氣衰血竭雖也有七八十翁五六十媼而猶然生子者君子言其常不復幸其偶也第怪富貴之子女年十六七而嫁娶貧賤之子女年三四十而嫁娶其子若孫竟有間於一代多寡之傳然而富貴者夭阨以年貧賤者壽臻於耄耋猶及見孫曾繩繩於一堂也夫亦可以少慰矣

名次子基年說

人之於子也不患其不生而特患其死不徒患其死而深患其不存年而殤死與其死也寧弗生也既已生也何弗長也然而生死天主之矣文王聖人也則百斯男孔子聖人也伯魚早卒聖人豈有異哉而不知子之多寡有無亦天主之矣不違天者能俟命固不待命名之必期其存年也昔先君子以仁義禮知信孝友睦婣任恤次第名諸孫而上貫以基字當是時弟之子基仁三歲兄之子基義二歲今咸已就傳喜讀書而兄繼生基禮於封土告墓之日晚生基成於辛丑之冬基成余所

錫名實兄嫂之命鑒余子生之不利而欲其存年者也
嗟乎予子基智生一歲死基信歷七春秋幸稍而不死而
其母鄭氏產十六日死後妾詹氏生基孝四齡而死基
友七日而死而詹氏亦相繼死豈昔日命名獨降殃於
予子哉偶值之而女子ゝ多忌之忌則不必仍舊名而
亦不可不期其存年之久長也壬寅仲夏月十日ゝ遽
丑三二刻註詩至無羊篇而繼室許氏適臨產呱ゝ之
聲達堂上詢之侍者曰男也不俟三日而命名詩云實
維豐年名之曰基年他日即以豐之字之而是秋果大有
許氏雖負重病未兩月而健如平常豈非室家溱ゝ之
兆耶然則此子生得其時繼不期其存年而自能存年
也私心竊以為幸既賦之以詩復追紀其事他年以詩
文示此子庶不負予受先世詩學女為之書竝藉此子
為傳詩嫡冢可也然則予之名此子其亦先君子之所
許也與

與方晞原老丈書

灼白新歲想興居安耶亟欲來山致賀緣親朋來往紛如數日後始克奉訪想原之也宗人容甫歸日道及尊丈學業縕蓄既富且深而議論洞達所謂拓開萬古心胷者誠不知於古人中誰比渠為之心醉累日自報資生駑鈍且相去數十里不獲時來問業以自得師耳明知勤厲難成而志在三禮之學誦習其文字考正其制度研窮其義意晚學無師尚望導之先路容甫鰥居數年年垂三十去秋續聘寶應朱氏予與談燕間知其母夫人春秋已高而門戶孤單實以生子為急因勸之速娶

於常饑外復有所助將以月抄返櫂喜容甫祈嚮於古
文辭而予與之生同時志同道得以共輔馬班韓歐歸
方之正體復分財以供匱乏如古人指囷之事亦生平
之良覯也獨怪天鍾容甫以有用之才而少病於狂短
於行究終年落魄世故有欲殺之者吾獨憐其才屬詩
人仲則黃君招之來歙以道義化其夙習及同處既久
一旦豁然知審去就慎取舍立卓然不可奪之志而其
狂不加於君子而加于小人則世之齷齪小夫無論其
不足以知容甫不足以容容甫即使其回面易心以求
歡於一日而容甫雖千金不顧也見如完昏之費止十

有二三而此外尚一無所出嘗欲於知好處謀一文章
潤筆而彼已卻之至再雖心高其操又恨其迂拘而矯
於情也使其拘匹夫之小節而忘似續之重至俾老親
躬操井臼而不為之所則予亦將引大義責之而不患
其不服至以先生之引義慷慨而不以情告則古所謂
不樂成人之美者又不得辭其咎也始容甫來時朱學
士筠擬欲於當事處有所推舉已而念去官後人情易
於轉移因告以先生為學問中人且師友之情當不相
負竝舉後漢書仲長統（王符）傳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縑掖二
語以為據一時幕中以為美談而忻然想見先生之為

人此予所得之容甫者最悉然朱公待容甫情固至厚而無與此而先生與容甫兩賢相遇則又天作之合而不盡係於學使者一紙之書惟其知人善任之美則予所津津樂道者也蕙川先生不另啓望為轉致此意惟兩先生所以處之本日容甫至郡城宿家荆石丈家特專函奉達此札不必不容甫知然所以待其去而始發者誠恐掠人之美使兩先生感意若因灼之慫恿而然故不敢也夫兩先生則亦何待於灼之言哉附問近安

不宣

逐蛟文

萬山環一歙而皆祖於黃山若黃羅天馬飛布靈金紫陽烏聊其大支也小者或有名或無名或鄉人錫之名而不彰雨將降山出雲縹緲乎太虛之宇從風而斷續山之巔直與天連平鋪而下垂乎四極乘高望之村村皆白雲封也是以蛟得肆然出沒於其間倚山為基者山之麓開拓數十百里一村一落聚族而各自為姓莫不賴山以障蔽前後而新安之水分繞於東西南湖之鄉湍有百其最著者三十六下安流錢塘江鱉子門而注諸海然則歙之人其無魚鱉患乎而不然也山雨積

而天都之源分而奔騰泙訇於四境之河、接四鄉之池塘溝瀆上汎街衢矣然不爲大所苦大抵歙之多山半以藏蛟也居民之懼河患大爲蛟累也續水經云蛇雉遺卵於地千年而爲蛟諺云冬時驗深谷埋藏處不停雪及秋掘之子大如石甕使殼不得出而水患平否則潛養有年春雷鳴怒起挐雲而立矣當夏雨盛躡虛而欲干霄漢矣其出也山谷沸涌水逐蛟興霧騰十丈迷漫水天不可辨或以爲狀如犀渠壞民室淹民禾甚至村婦小兒蹈洚波而葬於其腹其爲毒豈可忍哉故先王著伐蛟之令於季秋曰命漁人則在水不在山而歙之欲伐蛟則在山不在水是歙之蛟多山蛟也伐之之法固不同也蛟乎蛟乎爾形角木爾長鱗族可以化龍可以食虎赤鯉小童靚粧美女具爾神力寧不通靈爾毋裂山傾我室廬爾毋興波害我田疇爾靜毋躁庶免天誅昔逢旱魃嗷嗷絶食不聞胜遇胡嘆無家洪濤逞災一之已甚倘至於再天人共誅蛟乎蛟乎汝獨不畏漢武之誅乎復不畏董奉之符乎世詎無佽飛澹臺滅明乎爾若在山以腥涎吮山民之血入河以橫流蕩近水之居天將遣六丁操鎮庫之古劍斷汝之頭汝其無知耶自貽伊戚矣其有知耶凜吾言而少安時乾隆

丙午六月十有五日

經解　問卷耳序謂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歸本於后妃之志自漢唐諸儒及朱子舊說俱從此解至集傳斷以為后妃懷文王然與否與

從来說詩者其論不一要必以解順義精詞無紆曲為確詁不可以臆見參之如卷耳一篇集傳云后妃懷文王之詩不必外有所推求即此詩而涵詠深味之耳首章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蓋始言其懷之境也次章三章曰維以不永懷維以不永傷蓋繼言其懷之久也至末章之辭深情往復懷之深而情益摯惟有云何吁之一歎而已矣若非婦人思夫之情而何能若是其纏綿

悱惻乎乃知朱子之論為不刊也已而序有云此詩為后妃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歸本於后妃之志其說本於左氏傳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夫官人之法本於后妃而不專本於文王則雖有辟雍之化媲美唐虞立賢無方繼隆商夏一女子而擅朝廷予奪之權知其有類於後世宮闈之亂政者而必不可為也以必不可為之事而謂后妃為之乎夫詠后妃之德者一言以蔽之曰淑稱其淑則盡坤道已矣奚暇他求哉今執事謂自漢唐諸儒及朱子舊說俱從此解至集傳斷以為后妃懷文王誠表章朱子之工於諷吟也然否之分能無辨與生因即序所云歸本於后妃之志而思之在后妃非必以求賢之事自居而其志若以審官之善望於文王意之所鍾遂成歌咏序蓋本其心而言之耳合左傳漢唐宋諸儒參考之即序說亦似為不誣也然則朱子何不從舊說以闡明序義而必於作集傳時斷以為后妃懷文王也抑獨何與嘗即朱傳而折衷其義焉以為坤元教嚴陰禮稟內治之政以輔君德使天下內和家理而皆明於婦道此外別無有兼權竝計之事者豈舉賢進能之典必待后妃之旁求徵聘乎此朱子所以云婦人不預外事也伏讀

御纂昌明經學啓廸羣儒衡衆説而擿其精萃諸家而擷其要謂從朱傳之論為正而又援引詩人特詠如此耳非果預外事也二語以備考焉以見序説之不可廢而朱傳在所必遵不已昭昭然如揭日月而行也哉生又嘗思之毛傳以為前一章為官人之詩後三章為勞使之詩此大有可疑也姑勿論略於官人而繁於勞使味厥詩辭語多親暱固非后妃所宜施於使臣者朱子非之是矣然以婦人陟岡飲酒借僕望砠即曰託言亦傷大義耳再參會楊氏慎謂是代文王設身處地之言更為完善第鑿指后妃文王亦不免有拘痕未若首章之

我懷人之女自謂也二三四章之我設所懷之夫而代言之也我之所以無心采卷耳者為想君子征途勞苦耳雖飲酒可遣愁而人馬俱困有不能堪之狀其詩為汎指其語為圓通昔漢唐宋諸儒之所以仍譌踵謬總以序説由來已久且為國史題論故凡有不合必緣引傳會而終為之辭究之序古矣可以無疑矣何如即作詩之人而求之之更無疑也吾不能起詩人而問之然詞章俱在從而反復抽繹深思而靜會之其聲情未嘗不朗朗然告我於長言咏嘆之下此即學者讀詩索解之法縱一二古説可存亦不過備學者之采擇已耳三

百五篇皆然不獨卷耳之詩也文少古茂鍛鍊而辭氣暢達風檐中亦屬難得當二十有一之年嘗錄七學之首謂洋〻千餘字反復辨論不似短兵相接就題闡義而已梓世傳誦可為作經解者法且　先嚴見許將来學業充富古文辭好手筆也姑存集中不忍刪削　自記

漢隸編年闕年序

漢碑代漸漫漶賴洪氏隸釋隸續而碑之名半存亾隸法自唐宋迄於明津梁已遠誰其習漢人而矩矱遵守之幸婁氏字源田氏分韻顧氏隸辨三書而結體因之不墜是以我朝漢隸雄視前人者則有南海譚漢東吳顧苓金陵鄭簠秀水朱竹垞盧墟陸虔翁四明萬訥菴而歙之郡城巴慰祖亦未失漢人結體用筆波折之妙皆可俾學者有準則不猶見中郎虎賁於今日哉然偶搆一碑金石之書襍錄分見范無以檢閱因集碑之有年者曰漢隸

編年碑之無年者曰漢隸闕年蒐引諸說核据簡約精明復載所見嘉禾九穗燉煌太守裴岑破呼衍王二碑於其間如殘壁斷圭亦可寶也附以魏晉北魏數種下此皆不置論

祭亡妻鄭氏文

嗚呼門名通德世籍儒光十九曰歸容德相當初入庭著即悅姑嫜吾父課子嚴督義方恐謀諸婦士以易商呼之來前丁寧語詳汝生闤闠師山舊鄉輔世經濟名世文章篝燈佐讀勿廢縫裳孝惟體志而謹遵行緩辭正對雅韻鏗鏘覽古簡策道少傳汪翁精經術夫子質臧兒雖村魯凜訓敢忘嗚呼三日入廚酒食尋常遣侍祖母〻〻喜在旁曰誦稗官解母愁腸方娠氣促努力辭強牙牌銷暑格五機張局勝故敗少慰高堂飢寒時問藥進先嘗參横返寢日出罷妝六年姑歿舅與偕亡哭

奠盡禮遭祖母喪予秋病痘職代薦鄉誠孝事上順正
相郎雞鳴戒旦業嬉則荒謹述曩訓涕泗浪浪性不糜
學聞益心遑遑鳴呼教女刺黹躬執蠶筐素所未明禱嗣
愁長歲在癸未玉燕来翔甲午季夏三日而殤淚溼衾
枕神䰟飛揚時試金陵音問茫茫洞賓籤語凶見於杭
信疑參半留去兩忙矧懷遊子兼慘喪明心如轆轤夕
泣朝望誰歟紓憂孤影帷房歸来覿面其形羸尫致疾
之初已入膏肓再弄明珠私謂降祥何期遇喜而竟遭
殃鳴呼兒生及旬索乳無娘不識不知呱呱喤喤彌留
呼訣情境悲涼問兒何恃襁褓無妨歸十一秋孤種遺
芳祝兒長大箕裘克昌回顧我言保身待慶兒啼在抱
女哭繞牀如折右臂如瞽左眶夢獅鬬鬫千仞之岡奉
倩非愚莊周太狂月圓有日人配無良死期同穴毋生
惻傷尚享

漁村文集卷三

歙汪　灼著

非四維論

廉與恥千古得兩人焉伯夷稱廉原憲問恥夫伯夷聖之清者也原憲賢而貧者也不過曰廉與恥二維而已矣蓋人必廉心生而後禮義爲之立恥心生而後禮義爲之用廉與恥由乎其內不由乎其外人必不能矯爲擴而充之至於仁不難矣又何患禮義之不相附耶然則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其意深其旨遠何柳州云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乎孔子曰見

利思義孟子曰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是而猶不得謂之維誠不知柳州以何者為維也且夫士而希賢聖與天不脩齊治平之理脩齊治平之理不外廉恥兩端居上位者能廉則天下從而廉矣居上位者知恥則天下從而恥矣無貪吏斯無貪民不辱身斯不辱命由是彬彬節於禮義者以廉恥為範圍而罔敢越焉者也譬諸女子袒裼裸陳於前見之者莫不掩目而過即使女子反顧其身亦豈無愧顏然而鑽穴踰牆逞其欲不計其汙責之以無禮無義彼縱有辭而恥心喪矣譬諸富貴之子有金張許史陶朱倚頓之勢富擬魯衛貪如豺狼而猶若未酬平生不足之願責之以無禮無義彼縱有辭而廉心喪矣是以知廉與恥為禮義之本根由乎其內不由乎其外者此也而謂之小節可乎蓋自聖人因人之有廉恥而作為禮義後之人徒紛然假禮義而滅廉恥名其為廉不得謂之廉名其為恥不得謂之恥皆緣顧名思義使之然也夫能顧名思義庶乎可廉可恥至於不顧名不思義鮮廉寡恥斯為下流之極也已吾故曰廉與恥千古得兩人焉伯夷稱廉原憲聞恥

電説

天下物之有口耳目鼻毛者鱗者羽者介者蠃者莫不兼形色聲三者之備惟風有聲也而無色與形雲有形色也而無聲雷之有聲隨乎風似乎無形無色而論衡竟有圖為左引連鼓右推之狀電有色隨乎雷而無聲無形又類於風蓋電即雷也電之光即雷之火也說卦云離為電河圖云陰激陽為電〻是雷光不得分之為二物埤雅或言雷出天氣電出地氣非也易曰雷出地奮豫漢書本在地而上發於天當風雨晦明之候地氣欝結不得發雷則或洊焉或殷焉或奮或迅焉將以聲

宣之先以火熾之雷从回象回轉形電从申象申洩形此說文雷字今文从田囿於中而不得申必有電以申之如鷹隼之盤旋而翼怒張其光一扇百里而人之善惡物之妍毒無所逃其蹤然後聲震之俾毒惡者以死月令仲春雷乃發聲始電仲秋之月雷收聲而電光亦收故曰雷地火也地為大爐真火激射而為電光者也質毓於地乘雲上天陰陽暴格聲後先先如鐵擊石燒石投淵熊熊焰烈殷殷聲燉乍明乍滅螢火翶翶豈阿香之推御而電為之執鞭

梓潼帝君非文昌六星

予嘗讀甘石星經及史記天官書漢晉二志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所謂將相兼文武之祿而言者也而命與中則於天壤間無所不統自王氏見聞書出而後世滋惑矣借斗為帝車運乎中央之語稱帝君借文昌字稱司祿言帝君十七世為士大夫至東晉生越巂張氏跨白驢以仙掌司文昌之籍而於蜀之梓潼以棲神焉豈知闢闢以來三皇五帝三代一秦兩漢魏晉數千百年所垂之天象必至東晉而屬之帝君以上比

於六星哉既曰司籙則賢者能者佑之不肖者必不佑也何以託陳腐之空言得爲宰相爲卿爲大夫而循實學志乎聖賢反覊囚老死不得一縣一丞之職耶賢不肖無分其何以稱神明正直耶夫取士之法備載周官大司徒其仕進之道升諸司徒曰選士升諸學曰俊士升而不征曰造士升於司馬曰進士内有國子之選舉外有諸侯之貢獻士生於其間一善未嘗不知一長未必不取特察其德行道藝而已耳浸假帝君生當其時將何以施其技乎然則取士之善權在於人而不在於神漢有明經孝廉賢良茂才之科復有求賢之詔不舉賢之罰後又定辟召四科猶是鄉舉里選之遺意惟唐名科有八而首重進士一科沿隋舊制專詩賦以取士竟使李杜不登進士昌黎數黜於有司爲可哀也已宋不用司馬光朱晦翁建議之科乃王安石挾私有以亂之也元則捕盜工匠亦入班資其陋已甚明設進士薦舉歲貢三途皆以八比時文定人優劣使天下雄豪盡束縛於其中不知時文較詩賦尤爲無用而策論非有漢儒經術不過等於鈔胥其何關於政事耶以致士習浮薄徒事餖飣記誦以拾青紫臣不知忠子不知孝兄弟不相友恭朋友尚機詐然其初不論德行猶專論文

藝至司文衡者紛〻擾〻莫知所擇如溝涂之納泥汙也敗屋之堆瓦礫也空疎闒茸之子得襍而收之學積行脩者十百中幸錄其一二是唐宋元明取士之不善權亦在於人而不在於神胡為乎而省而府而州而邑而鄉羣奔走醵金崇赫而建文昌之閣煥其榱桷隆其廟貌〻孔孟而心乎帝君謂其神真能操進退天下士之柄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有明迄今四百有餘歲郡縣鄉會試題幾徧四子之書更有名家作稿如林有一題即有一文士子於風檐矮屋中所命之題有偶熟前人所製文者不驅其詞運其意甚有剽竊篇句而考官莫辨者倖邀鑒取歲不乏人抑有偶入其彀而妄疑者以是揚〻自得何煩讀聖經賢傳經傳可不讀而何心乎孝悌睦婣之本根終身手奉墨腔萬祈禱於木雕土偶之神而帝君亦似乎有神暗以佑之使得冒濫以進不然胡世人設像而必塐喑者聾者於帝君之側哉咸藉八比之文為舞弄之具耳自時藝以牢籠一世之學者而秦漢唐宋之古文辭亡古文辭亡而六經之旨亦亡予悲之為辨其文昌六星非梓潼帝君縱張氏有靈以殃禍加於予〻亦不之悔也

與戴東原先生書

去夏中塗拜別不獲罄所欲言。今思之猶惘惘也。比者二先生至得手翰并叩悉起居萬福忻忭不盡蘇氏有言。文章。議論。與人難合。甚於世。故與知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此官書之所以不善也。今先生所總領者天文地理字源音韻。灼於四者竊有疑焉。敢言其大略。以質吾夫子。梅定九歷算叢書。備詳測天之法。利瑪竇圖為南北兩極。位黃赤道之星辰無毫髮差舛。而句股割圜記。則又合天官書及諸史天文志而萃其精。然而形度空垂。未聞有如漢匡衡董仲舒劉向歆六經斷究異

有驗於天時人事者郡縣沿革山川名勝咸可考而知獨九河失禹故迹致狂瀾汎溢奔放而不可遏雖遵河防一覽行水金鑑水道提綱以爲治未能俾水循其道以安流豈區區之一蘆一葦朝築而夕浮塞此而決彼藉河工以圖利祿者所能順其性哉又豈閉户讀水經校經注之錯亂即有補於治水哉說文字少而義精非若各字書卷帙浩煩襍無所統一徒載俗字譌字同字〔似字〕而莫辨其所以俗所以譌所以同是未究其源也沈約以後諸書知音而不知韻、須字尾收音處細爲體驗以平上去入之四聲合之五六工尺上四合凡一之九

調善歌者於脣齒喉鼻舌齶間疾徐焉重輕焉悠揚而高下焉庶幾吞吐而傳之發其凡於中原之韻延一線於度曲之口而又非世俗之樂工所能解悉幸四者皆先生專門之業正可獨力編摩勒成有用一書永啓後學文治之昌殆天所以位置先生先生雖勞不得辭矣性即溶於榮寵獨無有如涑水之薦范淳父者乎亦可喜也去年歲莫宴坐即念長安米貴思所以爲一夕之衛者而未得其便茲值世兄奉太夫子就養都門謹措百金爲湊道里之費灼忝附門牆於先生事自當惟力是視所恨食指多家計落不克〔稱〕此心耳尚何敢當言藉

邱先君子末年以灼業毛詩時有質問隨筆存録名曰詩學女為身後檢集手稿因草書須詳為審諦其先後端緒亦待編次將来訂正成書思送館上想先生見之而泫然也先大母去秋不幸殁世已於十二月中祔葬鮑村之原家兄弟雖治生事未練習然尚安頓勝於灼遠念垂及敢以附瀆儀禮識誤儀禮集解能募人録一副本幸甚又聞崔氏三禮義宗永樂大典中尚有之後於開三禮館時為人竊去今不知何如矣敢此上問萬安諸惟珍護不盡馳仰灼叩頭

鄧石如印譜序

嘗觀周禮職金所掌之物皆揭而璽之鄭氏康成註璽印也是三代已有印而尊卑通名秦漢故事天子始得稱璽下而王侯將軍都尉太守郡丞長史令宰丞尉騎督軍曲軍司馬或稱印或稱章然又不解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槖駝紐文曰璽顧氏集古印譜載有荊王之璽何邸漢晉以来封拜者授鑄印緣軍令急乃鑿為印文故凡印皆陰文篆法方正平直六朝時參用陽文而唐復加屈曲盤廻之勢至宋而元則更喜為繆篆矣其印有珠玉有金銀銅有磁竹水晶瑪瑙象犀牙角有

塗金塗銀商金錯銀之不等其蹲踞為紐者螭虎之形
槖駝狻猊辟邪之象或為龜為豸為羊馬如輪之轉也
如環之連也隆者為鼻覆者為瓦為斗古人於公署私
家作一印何若斯之難也有明一代為鐵筆之學者若
文衡山何雪漁稱傑手采各山石煨以火俾後人不至
滅其字而再鋟用之以垂久遠不煩鎔鑄之勞雖畫之
苦雖渾樸不逮古而奇巧有勝焉就石為鈕形適如意
象之所極亦甚便矣我
朝作者如林羣追蹤乎秦漢而唐宋元明之章似不屑
屑致意惜其循名不責實也遵有明之實學者古浣鄧
子其人也鄧子名某字石如工真隸行草之書終歲託
身名勝地與四方薦紳先生游亦多可之常捺不律盡
日至漏下二十餘年池水盡墨為篆體尤瘦硬入神伸
紙疾書小大如一視世之藉炭本以誇句稱者吾不知
其勝幾籌矣故能執刃如執筆畫石如畫紙二者交融
乃臻斯妙能使圖籍生光舍鄧子其誰耶今將裒輯所
鐫印以授梓而乞敘其編首予曰古無印譜有之自宣
和始其後王厚之趙文敏各有所傳然皆集古印未聞
有獨作成書者今如鄧子恐其執迷漢晉功不及鄧子
又恐其淺見宋元惟鄧子通漢印之精神法明人之矩

雖能成一家印譜出而問世夫何恨

春秋獻疑序

春秋信史也因美刺之風雅亾而統二百四十二年之實録而褒之而貶之所以徵信於天下後世大矣哉夫何疑之有焉自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三家之説岐後之儒者遂紛然致訟如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左氏以為蔑而公穀以為眛築郿也左氏以為郿而公穀以為微會於厥慭也左氏以為厥慭而公穀以為屈銀至於君氏尹氏為男子為婦人胡得諸傳聞而於經有異辭耶又如春王正月以夏時冠周月者胡康侯説也以時月皆夏者蔡仲默説也然讀左氏傳僖公五年春王正月

辛亥朔日南至知時月俱從周正確有據而無疑故予謂與其信後儒也寧信公穀與其信公穀也寧信左氏傳張友節字心在者著春秋獻疑書成出示予予謂之曰夫何疑哉三傳之書列之十三經有杜預何休范甯為之註有孔穎達徐彥楊士勛正其義此而不足信夫誰可信柳子厚論文所謂本之春秋以求其斷知所斷而推廣之即更生之上言災異封事道豈外是與雖然盡信書不如無書心在館予家十年日夕誦春秋三傳不少怠嘗言春王正月當主左氏仲嬰齊卒當主公羊叔詣卒當主穀梁吳入楚當從公穀而不從左傳襄公二十有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以其尊聖人而不合經例不當列之經而當列之傳猶續經之書孔子卒附經以俱存而又疑以紀之明以辨之如君氏書卒疑經文闕母子二字而狩獲麟因有觸於麟趾之詩撮舉以窺一班其篤力深思自抒所見隨筆皆新穎可喜類如此也張子素嗜予文屬為叙之夫豈不知余言之猶贅疣乎亦賞奇析疑之意耳是書也可與師山鄭君春秋闕疑同羽翼夫三傳云

六書會指序

六書刱始先有形後有聲有形而後意可會事可指有聲而後可以諧可以轉注可以假借故天有日月星辰之象雷霆風雨之音而人得以運其心手口耳目之用以之致知以之格物以之誠意正心以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予嘗謂人之心為最靈手之運動為最敏捷形之可象者以指畫之而得上下四旁之境焉聲之可諧可轉注可假借者以心會而推之而得天文地理人事萬物之奥旨焉是四者似皆意可會事可指然未若明、會意指事者之顯易、曉可推類以盡其餘也卒

酉歲元旦後五日過友人張夢畹予以老病困於家夢畹亦以老病謝西河之席歸而刪訂從前所著述將授梓人因出會指一書索序於予予喜其先得我心道既同病又相憐也其中字間多省文如作言為詐臨金為鑒惜苗為虫害為蜡之類暗符昔人死心為怨之義特未有門戶之可尋張君獨闢此境即其巧悟可推演至數千百字而猶不足以盡其術近世學頗習古遵說文而未究心於戴仲達六書故書分九部盡變說文於假借義論之特詳亦悉本於形聲以壯其說學者再參讀以是編真覺父以聯子子以聯孫不必司馬子長楊雄輩之好奇字孔穎達諸賢之集為疏即字以求義即義以見意雖經史百家書傳可不煩言解矣

郡縣紀要歸韻序

予何為而輯歸韻一書也古昔史冊有地理志今天下有一統志而省有通志府志縣志竝廣輿諸記書所載固已明悉然而間舉一縣名竟茫然不解屬何省何府何州矧

國朝縉紳全書於各府州縣之上錫以古之別名乎而

先朝之命名復更變廢置至不一乎往〻讀史讀詩古文辭者遇一郡一邑之未知縱繙閱而無由識其名之所屬蓋地形方輿其書祗為歷代沿革設耳至郡縣有同一稱謂而忽於所屬異者有後實區分而忘乎前之

繫於一處者今則禹貢九州之廣春秋戰國之時洎乎二十三朝史志之所分建羣萃而收之一韻一字之中瞭如指掌錯舛自彰不過一舉手拈韻之勞而古今郡縣瞬息立辨再檢原書以究其詳豈非爲知今好古者趨便之一助哉雖先予志有地輿摘韻之作問世已久第記述太簡中多譌以承譌因就其別名所未詳及諸紕謬者即分註於各韻下惜鄴架無多書籍而僻居萬山中多方構求

大清一統志而未獲一見以致沒其本意欲詳于今之年建置而古之郡縣從其略今獨詳於古之所知而略於今之所未見且所引之別名十核其七八猶有二三不能證所從來亦生平抱歉之事也書分十卷九易寒暑五脫稿乃成而余年六十矣將以付之剞劂所爲闕年闕疑二者不得不有俟於後之博覽君子或者謂不地輿而郡縣何以地輿之必該山川人物古蹟而言也曰紀要者何史志多不可詳之州縣而羈縻之州縣又未可善述也故名其書曰郡縣紀要歸韻

法帖二王書註釋序

稽古書法鍾鼎篆隸尚矣楷師鍾太傅而行草以二王為宗予少從鄭誠齋先生遊幸見前代内府所藏宋拓本書譜繼見三希堂安麓邨兩石刻及梁相國孫退谷家所藏真蹟遠出停雲卧游諸本上於是寢食其中者十餘年後以重貲構獲王著淳化秘閣帖真宋本遠出泉州賈氏諸本上於是寢食者又數十年始知孫虔禮所言點畫形質使轉性情皆範右軍大令而不敢稍有所矯異第帖自為帖而諸家之釋文考正各自為書未有合三妙而成一書者今采帖中二王書附館本十七

帖於後以數十年摸寫之勤雖未果逼肖其神而王著本之真面目似有可觀學者舍近世肅王本從而求結撰之體運筆之微庶不負二王千載之英而徒習其字之形貌已耳然而法其字不解其文亦甚無味也韓子云盤誥佶屈聱牙儀禮常苦難讀詎尺牘小技而有甚於書禮者乎且晉人文章班班具在其奧折必不過三代兩漢秦魏胡斯帖之句讀竟齟齬不可斷或曰其間簡缺零落處多故至此嗟乎字句脫誤庸或有之抑患世不解古筆札體也予為襯字連續其義即註釋之繁冗而參會古人簡練之精俾後之善為筆札者咸祖述之至於書洋洋數百千言別有法於司馬遷李陵韓柳歐蘇曾王歸熙甫方望溪諸前賢是編專為臨池者效其筆識其字而兼讀其文又未嘗無小補焉

張步莊六十壽序

學貴有識以潛養而成夫然後則古昔而無跛行臨大事而有斷才課孫子而莫不循其矩矱者幸遇也可以有為於時不幸不遇也亦將以有知於後故識至老而練達益精步莊先生歙居士也未接其面而耳其名甲午秋寓金陵得交其子夢畹夢畹敏於詩長於制藝惜居村僻無知其學者於是延為童子師昕夕晤語始悉先生之為人而忻慕焉乃喟然曰世之學者不乏人人恆苦無識求學識於今人中百不遇一今於先生得之詩云實獲我心是可誦已今夏六月某日為先生六

十之誕辰夢畹達尺書敘先生言行而乞文以介壽余
閱之而益敬先生也其學純其識明故徵之言如此其
大也因籍書中言述之為天保九如之祝云爾蓋學不
見諸行事不足以言學不見諸行事不足以言識昔先
生父張太公為族某逮訟頻年事上大吏獨策蹇從讞
皖江雪迷道路行者没膝不前而先生奮導不敢逸訟
由此雪焉客淮陰時寓室延於鄰火主人倉皇失計簿
先生代挾以出火滅授主人不為德色為人督泗州鹺
務有隣邑小吏因皖公事斃於市先生素善醫視仆者
面無死色心以為中寒也亟謀薑湯飲之須臾仆者起
立為治藥贈行賸使去此固人所不能為不及為不敢
為之事而皆決然為之其識為何如哉少攻舉子業見
知於何郡守達善常以夏月讀書山中雷從座旁起猶
然執卷高歌不之覺也每語人曰讀書如遊名山一番
登眺自有一番新景象若已游不再往則所得為無幾
是即溫故知新之喻欲學者各領其趣而已其學又何
如哉夢畹館予家四年與余兄弟均友善其子廷諍年
十三隨来不踈園從余游當課藝成意新詞達雋才也
而益信家學之有源焉先生不志科舉工詩畫文法先
正日以課孫子為樂雖耄年而好學不倦初太夫人以

小木几賜先生為入塾度足之具及就傅日已失恃矣因其母手所標識者值讀書暇時必捧而泣性真之流露即學識所由成也與先生名大鶴字芝田號步莊盖素喜讀南華秋水諸篇心契而追步焉近號欸笑老人云

漁村文集卷四

歙汪灼著

非李觀辨曾參不為孔門十哲論

顔淵不早卒傳聖道者顔氏子即夭死則杏壇三千雖衆舍曾子其誰哉故道脈可統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科而非僅以一孝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之哲常閱唐李觀所著辨曾參不為孔門十哲論中言四科十哲之名乃仲尼圍於陳畏於匡為從行侍左右者言之非曾參不當此數子也使曾子於時得與數子同行則仲尼之聖不遺參之孝必不

後冉伯牛仲弓之目其論正矣特不遺參孝一言徒以孝許參何識之未廣耶復引或人而辨曰數子居則講仲尼之道行役則任仲尼之事而曾參安則在患難則未嘗有用獨以有孝之名加其數子之長故不得與之同目又曰事師聘其道敬其事不去危即安不冒利背誼始得為孝參則不敬其事不能冒義背利乃孝其孝也非孝也其言匪但類異端斥為齊東野人語誰曰不可昔韓昌黎原道篇謂堯傳舜〻傳禹〻傳湯〻傳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孔子孔子傳孟軻中失傳道二人不見大學一書首言大學之道乎中庸一書首言率性之謂道乎當云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一線相沿語為無病故子朱子於戴記中獨出學庸合論孟為四子書以明傳道嫡宗昭示後學且夫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為道計也顏淵死有喪予之慟為道惜也參乎之呼一唯之應試問伯牛游夏輩能乎否乎道大豈止四科四科能學道未能荷道之任故曾子不必在十哲之數可也蓋孔子道之所宗也回不幸不能繼道也曾思孟能傳道者也位當置十哲之上其餘弟子暨秦漢唐宋元明諸儒知衛道而已矣或人心不敬曾子讀不解曾子之書豈行者即能敬其事

居者爲去危即安冒利背義耶吾爲道重乃闡斯論

汪貞婦傳

貞婦姓鄭氏歙西鄉貞白里人師山先生十六世從女孫也名儒流風故能引大義自決年十九爲吾族姪福基妻歸汪氏八年夫病死越一歲而貞婦亦絶粒死嗟乎流俗之所稱揚必於夫死日涕泣呼天更數日隨其夫以殉或闔戶投繯或磨笄自殺或調毒屑金赴井爲種種死法乃許其貞烈若經年減飲斷食殷憂似抱疾終者則未遽以貞烈許之詎知貞婦必死之志已決於夫歿之期而其苦心有不得遂其初願者觀其從容就義覺正固之氣充溢於天地間較諸惡死狀不更進一

籌哉先是福基爲其伯父後賈於蘭谿八年中三歸里
留數月出其婚期亦不過家居數月耳是貞婦八年之
歸未有三年之牉命苦無子故屢歸而不孕夫素羸弱
又忠於爲人謀是以咳血而夭亡當是時貞婦體肥重
食量兼人家貧日給粢糲兩飧忽減其一固不難於即
死所以悲哀不即死者初念繼姑早亡繼舅適四方以
餬其口歸八年僅得一拜見晨夕依依侍養者本親兩
舅姑耳今咸白髮老人叔長成客外未有室家而夫之
喪又在殯恐旁有見責因俯默久之不明言死而人亦
不深疑其死然而欲死其夫未嘗一日忘也待八閱月

勉爲福基卜葬畢幸舅付家書復立僑居壽昌之子姓
以爲嗣遂歸謝其父母登樓長臥不肯食姑親手作糜
坐牀蓐強進之不得已爲一舉而姑夜同寢處愛憐之
私不欲其死也繼念家日貧甚舅課童雞以供食指與
其生而累舅姑不若一死從其夫縱舅姑明我志不忍
令其改適而無孤可撫我躬何以自活遂決絕水漿姑
時時以瓢逼飲輒閉口不納勸納少許復喀喀吐出至
七日而命絕未死前三日以淨布衵幭置牀前顰蹙告
姑曰此兒之衣衾也彌留之際爲我衣之出嫁時奩中
薄物交姑覘檢收典其半以買棺存其半爲叔娶小嬸

謹事舅姑有人子亦可目瞑矣又念自經甚易恐牽連同室之人洎乎比隣富室爲之先減飡以瘠其身後絕粒以斷其氣俾鄰里同室不之覺其爲計亦頗經營自苦矣不謂之烈可也不謂之貞可乎哉嘉慶十四年四月十有六日貞婦死距夫之亡中間僅八九月其亦可哀也夫其亦可欽也夫

贊曰臣以剛烈爲愚忠女以剛烈爲愚性徒知一時感憤喪身不顧生者之後殃若貞婦者其志早斷決其死近和平足以爲一世法雖未能邀恩

帝室得鄉紳士之祭酹文辭名亦不至泊沒矣其舅云新婦天姿懿淑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耶余不暇論其行特彰其志之卓卓可書者

張夢畹四書文序

文以載道古人所謂立言者必非務文采工聲調取媚一世之為能故司馬遷班固以史續經而唐宋八家則総史漢而吮其菁英者也有明製為八比以取士欲盡羅天下之人才入其彀中而罔敢有越予常讀王唐歸胡之作知其學博理精時有經籍之光藹然流露承八家而會其宗者時文也非習科舉之學所能窺其萬一然則班馬韓柳歐蘇曾王唐歸胡十四家文體不同載道若一不昭然可據也哉夫文之作也非徒作也或以局勝或以氣勝或以奇以淡勝要必體聖賢之言

而不離於道者近是我
皇上以清真雅正諭天下士清真則道見雅正則道純
固無取乎陳言與冗長也惜持衡者少卓識未能振靡
爛之習耳張子夢畹取徑於歸胡復遵
時王之訓輯文如干篇非欲投世所喜好體備而中有
名言其相題之真者奇得歸於正斯為天壤間有用之
文而非時草時花誇榮鬭豔未秋而即飄零者可相譬
擬也且以夢畹之才而使之操兔園冊子以老亦可慨
已然終年矻矻樂道於詩賦文辭每見其朋儕會課之
日風簷試墨之時伸紙作小楷書竟如王勃之賦滕王
閣禰衡之賦鸚鵡不待稿而成方其興至筆隨若風雨
之驟至也若江河之奔下流也曲折赴題一如已意文
成而法立出入於十四家之中而欲別成一家其著論
未嘗不從讀書得間來吾知其有進於道矣故為述立
言之旨以弁其簡端如此

上鄭誠齋先生書

舊冬盡得讀手賜知謝西湖講席分甘幼孫以樂期頤之慶曷勝喜躍今春為老夫子七十生辰擬買舟来禾躋堂稱觴緣以右瞳羞明至莫春之月望稍稍得開視九十春光大半烟霧中過也弟少海作七言古詩灼裁排律二十韻歛産不過曹素功墨龍尾山研數見不鮮仿漢鑄銅印二方為天保九如之文當壽筵開日侑春酒以介眉壽是愚兄弟之鄙情諒先生恕之而哂存之耶回思六十之年懸馬帳於紫陽山中偕諸學徒北面立進兕卮接膝歡語日遷而繼之以燭其樂何如忽忽

十年病目加楚不得親賀門牆愧恨何可言說夫以先生之道義文章今日之程朱韓柳也宜為海内所宗主今老歸田園俾四方學道之徒生望道無門之歎特四時自行百物自生大道常存天壤在見聞者步之趨之而已矣常以先生詩文集置案頭時時誦之而知其立言之有體也復懸想昔時言論風采而知其躬行之實學也學者苟獲其萬一亦足以立身而行世況親炙於函丈者數年心擬其為人者十數年耶名利不我羈而何習俗之與有嗟乎利之害君子能慎之能遠之至於名則君子所爭没世無名尤君子所疾雖然天子臨軒

策第一人及第古與今所矯首跂足歆羨欲得而不可必得者試問蔡齊丁咸輩千十百人能歷數歷朝為其氏為其名乎不能也然則一時領袖為一世之榮耳聖經存而姓字没試問三百篇詩姬公武公而外作者果誰乎唐虞夏商周之政載在尚書當日史官筆紀者又果誰乎周禮未必出姬公之手禮記為漢儒衆所述作名亦不著大學經一章知述於曾子傳之十章乃曾子門人所記而未悉其名論語纂孔子弟子録次究亦不知弟子為何許之人然則後代著書而存真姓名者過此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磨滅不可稽矣灼生三十有

七年知一世之名不必爭沒世之名未可恃其將何以銷此三百六十之白駒乎惟晨夕讀四子書幸而遇也得行四子之道於天下不遇猶可守四子之道於一身皆先生實學之所教書之以質諸左右再過鴛湖得親證此論之是非其受益詎有窮耶春煖矣惟萬倍珍愛

不宣

鄭仁長詩序

新安多佳山水核經者蘊其奇擅古文辭者奪其秀餘各專攻一業取科名不事詩故詩學竟寂無傳焉核經者婺之江慎修休之戴東原歙之汪稚川程易疇金蕊中五先生而已擅古文辭者先君子及豐谿蕙川吳君先君子著有松溪文集行世循史漢八家正宗者自當心折而蕙川先生文若隱而私寶之不肯驚俗耳目即俗耳目亦不深許然而後必有知如韓之待歐陽氏而始顯者固可據而信也今

天子以試帖取士歷有年矣學者往往於試帖外間諷

歷代諸人作而言詩者遍海内或問於予詩何為而作予曰詩必溫柔敦厚言根於忠孝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而後可以為詩可與言詩韓渥創香奩體以壞天下後世心術於是輕狂者競趣之而風格日下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渥真天下後世之罪人學詩而蹈其轍又渥之罪人也可不慎哉常與張夢畹弟少海論詩其旨同其志趣同其聲律之嚴正則又同花月之下杯杓之餘或登山或涉水偶相唱酬不過各寫其性情景物之真而已矣鄭生仁長負笈來西溪以時藝就正於其外大父家心慕夢畹詩而從之遊歲歲數見之愛其貌端静純雅近出所選詩來問序詩如其貌中無一輕狂語鄙倍語少年得此為最難更喜新安為不傳詩之地有善歌者自然繼其聲鄭生終始而篤信焉可矣余素專力於經義古文日擁百城坐青氊二十餘載故不以詩名亦不徒以詩人自命若言詩敢謝不敏

雲嵐山墓西溪買護免徵崇歲祀田塘地稅考實

前篇

元至正（空一字）年樞密院判裔孫汪同王墓廟記　予復以錢於地方贖（當作續）田四十三畝入廟庸僧圓明住持長領修守

田記　買田四十畝俾僧德清其徒圓明世守而葺之

明宏治間程敏政為慶生公墓誌銘　婺源裔孫元帥同捐田奉祀廟祝沈氏冒姓而有其田君合族人言之官不報則移書婺源諸汪言激切動人諸汪義之

乃以委元帥嗣孫宗紹主其事經二十年不決而君
佐之益堅事卒白人以是奇君
明正德七年沈家賣契　成化八年有汪王子孫奏告
查理前產蒙府勘明斷結仍田地山塘三十二畝零
税糧在汪王墓戶
明嘉靖壬寅（二十一年）季春三日西沙溪裔孫鑊王墓正殿
東壁碑記　先年（所謂先年即指元至正之年因未明言致生後議）廟產被
守者竊鬻批李生社英諭衆備價續（後篇作贖）田二十餘
畝與僧耕業以飯其徒但原額畝數（即元時四十三畝）尤（當作猶）
未盡復為憾又云與古城洪源二族續（後篇作贖非松明族續出祭田三畝在萬歷十年故此文不及）置田（下空一字是未定其數也後篇填十字亦未確其時人鑑公支下續買六畝零古城洪源一畝零只八畝之數）□畝有奇與僧收租利辦
祭儀例年三月三日三族會祭
明嘉靖癸卯（二十二年）裔孫元錫雲嵐山墓廟記　墓田四
十餘畝樞密院判裔孫同捐以給僧者歲久多為土
人所侵成化間奏聞於朝克復其半宏治間太守關
中彭公澤鼎新廟貌而田見侵者余又言於太守臨
江張公芹漸復之
國朝乾隆八年八十六世孫榯記　至正間行樞密院
判婺源裔孫同置祀田四十餘畝顧田為豪家所奪

婺源裔孫戶部尚書元錫因力言於官而盡返其田
焉奈世遠年湮田復被侵
以上六條所載之田係婺源同公捐置屢被侵占
追回隨復隨侵嘉靖以後不可稽核
明正德十五年五明寺僧泰祥等文書　一墓田二十
二畝二分七厘九毫　一墓地八畝三分七厘九毫
一墓山七畝八分八厘二毫　一墓塘二口二畝
七分一厘三毫　一贖（當作續）買田地山塘六畝六分
九厘三毫竝鐵香爐等物俱係歙縣二十三都西沙
溪人鑑公支下恩檀交付每年於三月三日恭遇
汪王忌辰住持廟僧自願預備祭墓禮儀以俟恩檀
臨朝致祭毋違
明萬歷十年僧廣傚等文書　二十三都七啚汪人鑑
公派下捐資祭田師祖泰祥當立文書定規支持歲
祀原所領麟字號田地山塘仝奉
旨丈量新改為字等號共計五十號田地山塘三十
八畝三分五厘稅產仍前入汪公墓戶住持僧收管
輸辦糧差祭儀香燈不致失悞
國朝康熙四十八年又韓公訂西溪家譜　萬歷九年
新丈為字等號本宗（雲嵐山墓志刪去本宗二字又不註名西溪總結處云稅業均）

照西溪支譜載入意欲混西溪之田為取贖婺源同公捐置之田田地山塘共五十號共計田田字當為四字之譌雲嵐山墓志已改正十四畝二分六厘七毫稅俱入汪公墓戶

萬歷十六年徽壽續買田塘三畝三分三厘七毫

本宗雲嵐山墓志亦刪去此二字不註名西溪新丈併續買實在田地山塘通共四十七畝六分零四毫外古闗五分洪源一畝松明二畝三族共田三畝五分其稅未入王墓戶

徽壽續買田地稅寄在汪達德戶

國朝嘉慶二年歲貢生汪廷元等請告示碑文 累朝賜有免徵地山塘田稅共計八畝一角十六步

皇朝加恩免徵如昔西溪人鑑支裔又於免徵地外前後左右買有山塘田地共計三十九畝有零支下子姓續置山稅五分七厘以護免徵之地

以上四條所載田地山塘俱係西溪已業與元時婺源同公捐置田畝歷代吞蝕毫不相涉

嘉慶十四年六月八十七世孫灼 雲卿等謹按先後置田墓側原以護免徵而為歲祀香燈計也元婺源浯村族孫明歙西溪古闗洪源松明族孫同一尊祖之義則雲嵐之田地山塘咸

越國王所有而何分於婺源族歙四族之物乎雖然

支派椒衍譜牒靡疎惟我家乘瞭如指掌是以修輯雲嵐墓志者匪獨稅業即祀典興復詩文無不藍本此譜第未究其源委誤據鑊公備價贖田之說遂疑西溪已田為取贖王墓公田而不知其說實為同公侵占之田言之蒙涵數百年反生西溪據有之妄論此不可以不辨雲嵐之有墓田始於元同公四十三畝所謂續田者乃陸續置產之續當以糸訛刊貝旁贖字故敏政程公家元錫公文以捐字斷之構公記以置字書之且證以田記中買字益明況家賣契云成化八年蒙府勘明斷結仍田地山塘三十二畝零即墓誌及元錫記中所言成化間訟經二十年克復其半之田也又言漸復之亦未必盡復也而構公遽以為盡返其田鑊公壁記云批季生社英諭衆備價贖田二十餘畝亦是成化間訟經二十年克復其半之田又為所侵奪而贖回者也故曰原額畝數猶未盡復為憾然則同公所捐置者一盜於成化再盜於宏治正德至嘉靖後洎我

國朝竟如黃鶴去不返矣故乾隆間構公有世遠年湮田復被侵之歎而不可如何者也凡此皆指同公捐置之田而非謂西溪之田也西溪之田嘉靖間鑊

公所云與古城洪源二族續置田字空一畝有奇正德間僧泰祥等文書所載交付畝數萬曆間僧廣儆等文書所載捐資畝數雖多寡或不同其言納糧收租每歲專辦古闕洪源西溪三月三日之祭則一也松明族後入會祭而他族皆不與且夫同公之稅糧傳聞在汪王墓戶西溪之稅糧切實在汪公墓戶立戶之名既異則産業所屬亦迥不同矧發源先哲之田詎肯為西溪永收祖利以為祀乎此不待辨而明者也今核存田二十餘畝零山地十五六畝零塘二口適符廣儆文書嘉慶告示文三十八九畝有零之數

增以古闕洪源松明徽壽公續置七畝有零又符泰祥文書及家譜四十七畝有零之數所未符者僅分厘小數耳自正德十五年迄嘉慶十四年幾閱四百載輸糧徽祖辦祭從無間言世世子孫遵守之不至如前交僧致侵盜之害雖本族收回歲司張傳社者輪番整理未知肇自何年而祖宗之立法可謂善矣他族假元朝異縣久被侵奪不可稽之田以攻西溪失之誤矣獨怪本支孫子同修墓志者刪本宗不註西溪董墓事者任同姓昌言取贖坐祖宗以過而滅其功績皆吾族之罪人也爰筆之篇授梓以附

旭軒公支譜之末俾令後之人獲考其實而知西溪所置田塘地稅原始於正德清丈於萬歷詳明於康熙家譜炳證於嘉慶之告示文援昔引今雖千百世可憑也兼之前賢著譜兩提本宗復註明實在字樣足徵詳慎之功胡世之昧於理者猶誣以據有取贖之言耶其愚其詐甚矣哉

考實後篇

汪氏宗譜纂要墓記後附宏佈述語　外祀田四十餘畝係與公支婺源浯村族裔孫元樞密院判諱同所捐前明成宏間其田為強鄰所侵先達言於有司奏聞於朝幾經勞瘁漸復其全迨

國朝又遭逆支勾串孽僧魁賣雖賴西溪族獨力贖回而迄今之祖皆彼祠徵收已不得為王祖祀産矣猶幸稅粮仍在汪公墓戶辦納又原立墨據載明歸還贖價其田仍歸墓祠云云因告各族宗彥或如院判公之獨捐或按族分出費以贖其業非惟祀典有賴且其報本之忱當與院判公後先媲美矣今特記之以俟裔孫宏佈百拜述

灼　雲卿等又按纂要一書作於明萬歷士賢同文二君子秪徵支屬源流絕不言及田事而歙東龍溪

坦頭名宏佈字敷政者造無稽語於乾隆乙未之年曰
國朝遭逆支勾孽僧魁賣賴西溪族獨力贖回考七十七世祖慶生公移書婺源諸宗經訟二十年卒得歸杜事在成化宏治間見程敏政墓誌銘季生社英贖回院判田二十餘畝乃嘉靖年中事見裔孫鑊東壁記吾族自明至清稅業兩楚安得有侵占贖田之事借張冠而戴李縱得之塗說而文獻無徵其無稽一也曰迄今之祖皆彼祠徵收不得為王祖祀產嗟乎獨不見我四族三月三日之祭乎雖籍年登麥穀除完粮襍支尚不充祭用之半何從有絲粟奇羨供我祠社私費乎田為歲事王祖之田即繫王祖千秋之產第以獨貲捐置自當為王祖世保其業則我族為政王祖在天之靈視子孫職事所當然而不解大義者竟視祖若孫為秦越其無稽二也所云猶幸稅粮仍在汪公墓戶辦納此西溪萬歷間清丈為字號已田糧與稅定歸汪公墓戶非若院判之田相傳在汪王墓戶而不可考且以獨產不私立戶名而必曰汪公墓戶足見我族祖宗奉享之誠何猶幸之有焉其無稽三也至云墨據載明歸還贖價其田仍歸墓祠

西溪本無贖田何由受價何物歸祠斷無有以自置之田而為人取贖之理固知其必無是據也即有是據亦係族匪不肖者之所為或藏據之家所偽捏豈有自明迄今數百年之業而憑後日不知誰何之人字蹟無可證之一紙乎無方之說君子不可欺其無稽四也況西溪輪徵辦祭祀典煌煌永賴管業久長人無侵害若如院判之獨捐歲失其經理早已為豪為僧吞蝕矣空有報本之忱而無其實亦奚為哉其無稽五也倘宏佈崇年有知讀前後考實二篇當亦了然悟凜然愧悔前此所述為不經致悞諸族宗人徒執出費贖業一語曉曉然奔走於西溪為有識所非笑其何以逃作俑之咎耶前作考實未見是書故復指其紕繆而駁正於後噫汪之姓衆譜叢安知不有更為宏佈說者絕其人火其書不見不聞焉可也